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一下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李翺鳳

王文成全書卷二十一下　　明　王守仁　撰

山東鄉試錄弘治甲子

四書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負大臣之名盡大臣之道者也夫大臣之所以為大臣正以能盡其道焉耳不然何以稱其名哉昔吾夫子因季子然之問以由求可為大臣而告之以為大臣之道

未易舉也大臣之名可輕許乎彼其居於廟堂之上而為天子之股肱處於輔弼之任而為群僚之表帥者大臣也夫所謂大臣也者豈徒以其崇高貴重而有異於群臣已乎豈亦可以奔走承順而無異於群臣已乎必其於事君也經德不回而凡所以啓其君之善心者一皆仁義之言守正不撓而凡所以格其君之非心者莫非堯舜之道不阿意順旨以承君之欲也必繩愆糾繆以引君於道也夫以道事君如此使其為之君者於吾

仁義之言說而弗繹焉則是志有不行矣其可詘身以信道乎於吾堯舜之道從而弗改焉則是諫有不聽矣其可枉道以徇人乎殆必奉身而退以立其節雖萬鍾有弗屑也固將見幾而作以全其守雖終日有弗能也是則以道事君則能不枉其道不可則止則能不辱其身所謂大臣者蓋如此而豈由求之所能及哉嘗觀夫子許由求二子以為國則亦大臣之才也已而於此獨不以大臣許之者豈獨以陰折季氏之心誠以古之大

臣進以禮退以義而二子之於季氏既不能正又不能去焉則亦徒有大臣之才而無其節是以不免為才之所使耳雖然比之羈縻於爵禄而不知止者不既有間矣乎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盡持敬之功端九經之本夫脩身為九經之本也使非內外動静之一於敬焉則身亦何事而脩哉昔吾夫子告哀公之問政而及於此若曰九經莫重於脩身修身

惟在於主敬誠使內志靜專而罔有錯雜之私中心明潔而不以人欲自蔽則內極其精一矣冠冕佩玉而穆然容止之端嚴垂紳正笏而儼然威儀之整肅則外極其檢束矣又必克己私以復禮而所行皆中夫節不但存之於靜也遏人欲於方萌而所由不睽於禮尤必察之於動也是則所謂盡持敬之功者如此而亦何莫而非所以脩身哉誠以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脩身之道未備也靜而不存固無以

立其本動而不察又無以勝其私脩身之道未盡也今焉制其精一於內而極其檢束於外則是內外交養而身無不脩矣行必以禮而不戾其所存動必以正而不失其所養則是動靜不違而身無不脩矣是則所謂端九經之本者如此而亦何莫而不本於持敬哉大抵九經之序以身為本而聖學之要以敬為先能脩身以敬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是蓋堯舜之道夫子舉之以告哀公正欲以興唐虞之治於春秋而子思以繼大舜文武

周公之後者亦以明其所傳之一致耳後世有能舉而行之則二帝三王之治豈外是哉斯固子思之意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

聖人各有憂民之念而同其任責之心夫聖人之憂民其心一而已矣所以憂之者雖各以其職而其任之於已也曷嘗有不同哉昔孟子論禹稷之急於救民而原其心以為大禹之平水土也雖其所施無非決川距海

之功而民可免於昏墊矣然其汲汲之心以為天下若是其廣也吾之足迹既有所未到之地則夫水之未治者亦必有之矣水之汎濫既有所不免之地則夫民之遭溺者亦容有之矣夫民之陷溺由水之未治也吾任治水之責使水有不治以溺吾民是水之溺民即吾之溺民也民之溺於水實吾之溺之也吾其救之可不急乎后稷之教稼穡也雖其所為無非播時百穀之事而民可免於阻飢矣然其遑遑之心以為萬民若是其衆

也吾之稼穡固未能人人而面誨矣能保其無不知者乎民之樹藝旣未能人人而必知矣能保其無不飢者乎夫民之有飢由穀之未播也吾任播穀之責使穀有未播以飢吾民是飢之厄民即吾之厄民也民之飢於食實吾之飢之也吾其拯之可以緩乎夫禹稷之心其急於救民盖如此此其所以雖當治平之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也歟雖然急於救民者固聖賢憂世之本心而安於自守者又君子持己之常道是以顏子之不改其

樂而孟子以為同道於禹稷者誠以禹稷顔子莫非素其位而行耳後世各徇一偏之見而仕者以趨時為通達隱者以忘世為髙尚此其所以進不能憂禹稷之憂而退不能樂顔子之樂也歟

易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大人於天黙契其未然者奉行其已然者夫大人與天一而已矣然則黙契而奉行之者豈有先後之間哉昔

文言申乾九五爻義而及此意謂大人之於天形雖不同道則無異自其先於天者言之時之未至而道隱於無天未有為也大人則先天而為之葢必經綸以造其端而心之所欲暗與道符裁成以創其始而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如五典未有也自我立之而與天之所叙者有脗合焉五禮未制也以義起之而與天之所秩者無差殊焉天何嘗與之違乎以其後於天者言之時之既至而理顯於有天已有為也大人則後天而奉之葢必

窮神以繼其志而理之固有者祇承之而不悖知化以述其事而理之當行者欽若之而不違如天叙有典也立為政教以道之五典自我而敦矣天秩有禮也制為品節以齊之五禮自我而庸矣我何嘗違於天乎是則先天不違大人即天也後天奉天天即大人也大人與天其可以二視之哉此九五所以為天下之利見也歟大抵道無天人之别在天則為天道在人則為人道其分雖殊其理則一也衆人牿於形體知有其分而不知

有其理始與天地不相似耳惟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故曰循理則與天為一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地顯自然之數聖人法之以作經焉甚矣經不徒作也天地不顯自然之數則聖人何由而法之以作經哉大傳言卜筮而推原聖人作易之由其意盖謂易之用也不外乎卜筮而易之作也則法乎圖書是故通於天

者河也伏羲之時天降其祥龍馬負圖而出其數則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居其方是為數之體焉中於地者洛也大禹之時地呈其瑞神龜載書而出其數則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是為數之用焉圖書出矣聖人若何而則之彼伏羲則圖以畫卦虛五與十者太極也積二十之奇而合二十之偶以一二三四而為六七八九則儀象之體立矣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則八卦之位定矣是其

變化無窮之妙何莫而不本於圖乎大禹則書以敘疇實其中五者皇極也一五行而二五事三八政而四五紀第於前者有序而不亂也六三德而七稽疑八庶徵而九福極列於後者有條而不紊也是其先後不易之序何莫而不本於書乎吁聖人之作易其原出於天者如此而卜筮之用所以行也歟大抵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但伏羲先得乎圖以畫卦無所待於書大禹獨得乎書以敘疇不必考於圖耳若究而

言之則書固可以爲易而圖亦可以作範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哉噫理之分殊非深於造化者其孰能知之

書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

大臣告君既勉其脩君道以貽諸後必證以隆師道而成其功夫君道之脩未有不隆師道而能致者也大臣

之論如此其亦善於告君者哉吾想其意若謂新德固所以屬人心而建中斯可以盡君道吾王其必勤顧諟之功以明其德求此中之全體而自我建之以為斯民之極也操日躋之敬以明夫善盡此中之妙用而自我立之以為天下之準也然中果何自而建邪彼中見於事必制以吾心之裁制使動無不宜而後其用行矣中存於心必制以此理之節文使靜無不正而後其體立矣若是則豈特可以建中於民而已邪本支百世皆得

以承懿範於無窮而建中之用綽乎其有餘裕矣子孫千億咸得以仰遺矩於不墜而建中之推恢乎其有餘地焉然是道也非學無以致之蓋古人之言以為傳道者師之責人君苟能以虛受人無所拂逆則道得於己可以為建極之本而王者之業益以昌大矣考德者師之任人君果能願安承教無所違拒則德成於身足以為立準之地而王者之基日以開拓矣是則君道脩而後其及遠師道立而後其功成吾王其可以不勉於是

哉抑嘗反覆仲虺此章之旨懋德建中允執厥中之餘緒也制心制事制外養中之遺法也至於能自得師之一語是又心學之格言帝王之大法則仲虺之學其得於堯舜之所授受者深矣孟子叙道統之傳而謂伊尹萊朱為見而知者而說者以萊朱為仲虺其信然哉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

大臣勉賢王之為治惟在嚴以遠小人而專於任君子也盖君子小人之用舍天下之治忽繫焉人君立政可

不嚴於彼而專於此哉周公以是而告成王意豈不曰立政固在於用人而非人適所以亂政彼吉士之不可舍而憸人之不可用蓋自昔而然矣繼今以立政而使凡所以治其民者不致苟且而因循則其施為之詳固非一人所能任也而將何所取乎繼此以立政而使凡所謂事與法者不致懈怠而廢弛則其料理之煩亦非獨力所能舉也而將何所用乎必其於憸人也去之而勿任於吉士也任之而勿疑然後政無不立矣蓋所謂

憸人者行僞而堅而有以飾其詐言非而辯而有以亂其真者也不有以遠之將以妨吾之政矣必也嚴防以塞其倖入之路慎選以杜其躁進之門勿使得以戕吾民壞吾事而撓吾法焉所謂吉士者守恒常之德而利害不能怵抱貞吉之操而事變不能揺者也不有以任之無以成吾之治矣必也推誠信而彼此之不疑隆委托而始終之無間務使得以安吾民濟吾事而平吾法焉吁嚴以去之則小人無以投其釁專以任之則君子

有以成其功國家之治也其以是歟抑考之於書禹益伊傅周召之告君至君子小人之際每致意焉盖君德之隆替世道之升降其原皆出於此非細故也秦漢以下論列之臣鮮知此義惟諸葛孔明之言曰親君子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其意獨與此合故論者以為三代之遺才云

詩

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戍者自言勞之未息由患之未息也夫玁狁之患不可以不備則戍役之勞自有所不免矣王者於遣戍之時而代為之言若此所謂叙其情而風之以義者歟此詩之意蓋謂人固有不能忘之情然亦有不容已之義彼休息之樂吾豈獨無其情乎啓居之安吾豈獨無其念乎誠以王命出戍則此身既已屬之軍旅而勢不容於自便耳是以局促行伍之間奔走風塵之下師出以律而號令之嚴其敢違軍法有常而更代之期何敢後則

吾雖有休息之情而固所不暇矣雖懐啓居之念而亦所不遑矣然此豈上人之故欲困我乎豈吾君之必欲勞我乎誠以玁狁猾夏則是舉本以衛夫生靈而義不容於自已耳彼其侵擾疆埸之患雖亦靡常而憑陵中國之心實不可長使或得肆猖獗則腥羶之憂豈獨在於郞廟如其乘間竊發則塗炭之苦遂將及於吾民是我之不遑休息者無非保乂室家而玁狁之是備也我之不暇啓居者無非靖安中國而外寇之是防也吁叙

其勤苦悲傷之情而風以敵愾勤王之義周王以是而遣戍役此其所以勞而不怨也歟大抵人君之為國好戰則亡忘戰則危故用兵雖非先王之得已而即戎之訓亦有所不敢後也觀此詩之遣戍不獨以見周王重於役民憫惻哀憐不容已之至情而亦可以見周之防禦玁狁於平日者蓋亦無所不至故玁狁之在三代終不得以大肆其荼毒後世無事則懈弛有事則張皇戎之不靖也有由然哉

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新廟制以順人心詩人之頌魯侯也夫人君之舉動當以民心為心也魯侯脩廟而有以順乎民焉詩人得不頌而美之乎魯人美僖公之脩廟而作是詩及此謂夫我公之脩廟也材木盡來甫之良經畫殫奚斯之慮意以畢宮之儉可以自奉而非致孝乎鬼神則新廟之作雖甚曼焉亦所宜矣茅茨之陋可以自處而非敬事其先祖則新廟之脩雖甚碩焉亦非過矣是以向之卑者

今焉增之使高而體制極其巍峩葢斯革斯飛孔曼而長也向之隘者今焉拓之使廣而規模極其弘遠葢閑如奕如且碩而大也然廟制之極美者豈獨以竭我公之孝思實所以從萬民之仰望葢以周公皇祖德洽下民而廟之弗稱固其所願改作也今之孔曼亦惟民之所欲是從耳澤流後世而廟之弗緝固其所願脩治也今之孔碩亦惟吾民之所願是順耳是以向之有憾於弗稱者今皆翕然而快睹莫不以為廟之曼者宜也非

過也向之致怨於弗緝者今皆欣然而滿望莫不以為廟之碩者非過也宜也吁廟制脩於上而民心順於下則其舉事之善於此可見而魯公之賢亦可想矣抑考魯之先君自伯禽以下所以懐養其民人者無非仁愛忠厚之道而周公之功徳尤有以衣被而漸漬之是以其民久而不忘雖一廟之脩亦必本其先世之澤而頌禱焉降及秦漢干戈之際尚能不廢弦誦守禮義為主死節而漢髙不敢加兵聖人之澤其遠矣哉

春秋

楚子入陳宣公十一年楚子圍鄭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楚子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俱宣公十二年

外兵順而伯國自褻其威既可貶外兵黷而伯國徒禦以信尤可譏此楚以爭伯為心而晉失待之之道春秋所以兩示其法也自夫晉景無制中夏之略而後楚莊有窺北方之圖始焉縣陳以討罪也而徵舒就戮繼焉

入鄭以貳已也而潘尫遂盟一則討晉之所未討一則平鄭之所欲平是雖未免以力假仁然其義則公其辭則順矣晉欲强之必脩德以俟釁而動斯可也顧乃興無名之師而帥之以林父楚子退師矣而猶欲與之戰先縠違命矣而不能行其辟遂致邲戰既北而晉遂不支則是主晉之師者林父也棄晉之師者林父也責安所逃乎春秋於陳書入於鄭書圍者所以减楚之罪而於邲之戰則獨書林父以主之用以示失律喪師之

戒也自夫晉人之威既褻而後楚人之勢益張伐蕭不
已而圍其城圍蕭不已而潰其衆以吞噬小國之威為
恐動中華之計是其不能以禮制心而其志已盈其兵
已黷矣晉欲禦之必信任仁賢脩明政事斯可也顧乃
為清丘之盟而主之以先縠不能强於為善而徒刑牲
歃血之是崇不能屈於羣策而徒要質鬼神之是務故
其盟亦隨敗而晉卒不競則是主斯盟者喪師之縠也
同斯盟者列國之卿也責安所歸乎春秋不稱蕭潰特

以滅書者所以斷楚之罪而清丘之盟則類貶列卿而人之用以示謀國失職之戒也吁楚莊之假仁晉景之失策不待言說而居然於書法見之此春秋之所以為化工歟抑又論之仗義執言桓文之所以制中夏者也晉主夏盟雖世守是道猶不免為三王之罪人而又并其先人之家法而棄之顧汲汲於會狄伐鄭而以討陳遺楚使楚得風示諸侯於辰陵則是時也雖邲之戰不敗清丘之盟不渝而大勢固已屬之楚矣嗚呼孔子沐

浴之請不用於哀公而魯替董公縞素之說見用於高帝而漢興愚於是而重有感也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昭公五年

春秋紀外兵而特進夫遠人以事有可善而類無可絶也蓋君子與人為善而世類之論亦所不廢也然則徐越從楚伐吳而春秋進之者非以此哉慨夫慶封就戮楚已見銜於吳東鄙告入吳復致怨於楚至是楚子內

摟諸侯外連徐越而有伐吴之役然何以見其事有可善耶盖慶封之惡齊之罪人也吴子納而處之是為崇惡楚子執而戮之是為討罪彼曲此直公論已昭於當時矣夫何吴子違義舉兵困三邑之民報朱方之憾豈非狄道哉楚子率諸侯以伐之聲崇惡之過問違義之由是乃以有名而討無名以無罪而討有罪也揆之彼善於此之義固有可善者矣又何以見其類無可絶耶盖徐越之夷夏之變於夷者也徐本伯益之後越本大

禹之後元德顯功先世嘗通於周室矣惟其後人瀆禮稱王甘心於僭偽得罪於典常故為狄道耳君子正王法以黜之上雖不使與中國等下亦不使與夷狄均蓋以後人之僭偽固法所不貸而先世之功德亦義所不泯也揆之賞延於世之典殆非可絕者歟夫事既有可善類又無可絕故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聖人以為楚之是伐比吳為善其從之者又皆聖賢之後則進而稱人可也春秋之慎於絕人也如是夫抑論吳楚在

春秋亦徐越而已矣吳以泰伯之後而稱王楚以祝融之後而稱王故春秋亦以待徐越者待之猾夏則舉號慕義則稱人及其侵與盟會亦止於稱子曾不得以本爵通焉蓋待之雖恕而其法固未始不嚴也然則僭偽者其能逃於春秋之斧鉞邪

禮記

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君子之所謹者交接之道也夫君子之與人交接必有

其道矣於此而不謹烏能以無失哉記禮器者其旨若曰觀禮樂而知夫治亂之由故君子必慎夫交接之具君子之與人交接也不有禮乎而禮豈必玉帛之交錯凡事得其序者皆是也禮之得失人之得失所由見是禮在所當慎矣不有樂乎而樂豈必鐘鼓之鏗鏘凡物得其和者皆是也樂之邪正人之邪正所從著是樂在所當慎矣君子於和序之德固嘗慎之於幽獨之地而於接人之際又和序之德所從見也其能以無慎乎君

子於禮樂之道固嘗謹之於制作之大而於與人之時亦禮樂之道所由寓也其可以不謹乎故其與人交接也一舉動之微若可忽矣而必兢兢焉常致其檢束務有以比於禮而比於樂其與人酬酢也一語默之細若可易矣而必業業焉恒存夫戒謹務有以得其序而得其和所與者鄉邦之賤士而其笑語卒獲肅然大賓是接也況其所與之尊貴乎所對者閭閻之匹夫而其威儀卒度儼乎大祭是承也況其所對之嚴憚乎君子之

愼其所以與人者如此此其所以動容周旋必中夫禮樂而無失色於人也歟抑論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愼獨者與人交接之本也君子戒愼於不睹不聞省察於莫見莫顯使其存於中者無非中正和樂之道故其接於物者自無過與不及之差昔之君子乃有朝會聘享之時至於失禮而不自覺者由其無愼獨之功是以陽欲掩之而卒不可掩焉耳故君子而欲愼其所以與人必先愼獨而後可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内感而外必應上感而下必應夫君之於民猶心之於身也雖其内外上下之不同而感應之理何嘗有異乎昔聖人之意謂夫民以君為心也君以民為體也體而必從夫心則民亦必從夫君矣彼其心具於内而體具於外内外之異勢若不相蒙矣然心惟無好則已一有所好而身之從之也自有不期然而然如心好夫采色則目必安夫采色心好夫聲音則耳必安夫聲音心而

好夫逸樂則四肢亦惟逸樂之是安矣發於心而慊於已有不勉而能之道也動於中而應於外有不言而喻之妙也是何也心者身之主心好於内而體從於外斯亦理之必然歟若夫君之於民亦何以異於是彼其君居於上而民居於下上下之異分若不相關矣然君惟無好則已一有所好而民之欲之也亦有不期然而然如君好夫仁則民莫不欲夫仁君好夫義則民莫不欲夫義君而好夫暴亂則民亦惟暴亂之是欲矣倡於此

而和於彼有不令而行之機也出乎身而加乎民有不疾而速之化也是何也君者民之主君好於上而民從於下固亦理之必然歟是則内外上下本同一體而此感彼應自同一機人君之於民也而可不慎其所以感之耶抑論之身固必從乎心矣民固必從乎君矣抑孰知心之存亡有繫於身而君之存亡有繫於民乎為人君者但知下之必從夫上而不知上之存亡有繫於下則將恣己徇欲惟意所為而亦何所忌憚乎故夫子於

下文必繼之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噫可懼乎

論

人君之心惟在所養

人君之心顧其所以養之者何如耳養之以善則進於高明而心日以智養之以惡則流於汙下而心日以愚故夫人君之所以養其心者不可以不慎也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養而能生者雖草木之微亦必有雨露之滋寒煖之劑而後得以遂其暢茂條達而況於人君之

心天地民物之主也禮樂刑政教化之所自出也非至公無以絶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息天下之邪非至善無以化天下之惡而非其心之智焉則又無以察其公私之異識其邪正之歸辨其善惡之分而君心之智否則固繫乎其所以養之者也而可以不慎乎哉君心之智在於君子之養之以善也君心之愚在於小人之養之以惡也然而君子小人之分亦難乎其為辨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堯舜之相授受而所以丁寧反覆者亦

惟以是則夫人君之心亦難乎其為養矣而人君一身所以投閒抵隙而攻之者環於四面則夫君心之養固又難乎其無間矣是故必有匡直輔翼之道而後能以養其心必有洞察幾微之明而後能以養其心必有篤確精專之誠而後能以養其心斯固公私之所由異邪正之所從分善惡之所自判而君心智愚之關也世之人君孰不欲其心之公乎然而每失之於邪也孰不欲其心之善乎然而每失之於惡也是何也無君子之養

也養之以君子而不能不間之以小人也則亦無惑乎其心之不智矣昔者太甲顛覆典刑而卒能處仁遷義為有商之令主則以有伊尹之聖以養之成王孺子襁褓而卒能祗勤於德為成周之盛王則以有周公之聖以養之桀紂之心夫豈不知仁義之為美而卒不免於荒淫敗度則其所以養之者惡來飛廉之徒也嗚呼是亦可以知所養矣人雖至愚也亦寧無善心之萌雖其賢智也亦寧無惡心之萌於其善心之萌也而有賢人

君子擴充培植於其間則善將無所不至而心日以智矣於其惡心之萌也而有小夫憸人引誘逢迎於其側則惡亦無所不至而心日以愚矣故夫人君而不欲其心之智焉斯已矣苟欲其心之智則賢人君子之養固不可一日而缺也何則人君之心不公則私不正則邪不善則惡不賢人君子之是與則小夫憸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兩無所在者一失其所養則流於私而心之智蕩矣入於邪而心之智惑矣溺於惡而心之

智亡矣而何能免於庸愚之歸乎夫惟有賢人君子以為之養則義理之學足以克其私心也剛大之氣足以消其邪心也正直之論足以去其惡心也擴其公而使之日益大扶其正而使之日益强作其善而使之日益新夫是之謂匡直輔翼之道而所以養其心者有所賴然而柔媚者近於純良而兇憸者類於剛直故士有正而見斥人有憸而獲進而卒無以得其匡直輔翼之資於是乎慎擇而明辨必使居於前後左右者無非賢人

君子而不得有所混淆於其間夫是之謂洞察幾微之明而所以養其心者無所惑然而梗直者難從而諂諛者易入也拂忤者難合而阿順者易親也則是君子之養未幾而小人之養已隨養之以善者方退而養之以惡者已入故夫人君之於賢士君子必信之篤而小人不得以間任之專而邪佞不得以阻并心悉慮惟匡直輔翼之是資焉夫是之謂篤確專一之誠而所以養其心者不至於有鴻鵠之分不至於有一暴十寒之間夫

然後起居動息無非賢士君子之與處而所謂養之以善矣夫然後私者克而心無不公矣邪者消而心無不正矣惡者去而心無不善矣公則無不明正則無不達善則無不通而心無不智矣夫然後可以絶天下之私可以息天下之邪可以化天下之惡可以興禮樂脩教化而為天地民物之主矣而此何莫而不在於其所養耶何莫而不在於養之以善耶人君之心惟在所養范氏之説盖為養君心者言也而愚之論則以為非人君

有洞察之明專一之誠則雖有賢士君子之善養亦無從而效之而猶未及於人君之所以自養也然必人君自養其心而後能有洞察之明專一之誠以資夫人而其所以自養者固非他人之所能與矣使其勉強於大庭昭晰之時而放縱於幽獨得肆之地則雖有賢人君子終亦無如之何者是以人君尤貴於自養也若夫自養之功則惟在於存養省察而其要又不外乎持敬而已愚也請以是為今日獻

表

擬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録表開元二十四年

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具官臣張九齡上言恭遇千秋聖節謹以所撰千秋金鑑録進呈者臣九齡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古訓有獲成憲無愆自昔致治之明君莫不師資於往典故武王有洪範之訪而高宗起舊學之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乃武乃文好問好察赤龍感唐堯之瑞白魚兆周武之興是以誕膺五百載之昌

期而能起紹億萬年之大統時維八月節届千秋凡茲
咢軸之臣皆有寶鏡之獻祝頌所寓恭敬是將臣九齡
學本面牆忠存自牖竊謂群臣所獻雖近正冠之喻揆
諸事君以禮尚虧懋德之規顧瓌奇之珍則尚方所自
有而珠玉是寶雖諸侯以為殃仰窺文皇以人為鑑之
謨竊取伏羲制器尚象之義覃思古昔效法丹書粗述
廢興謬名金鑑盖搜尋舊史無非金石之言而採掇前
聞頗費陶鎔之力夠鉛槧以實録敢粉飾乎虛文鼓鑄

堯舜之模鑪冶商周之範考是非之迹莫遁妍媸觀興替所由真如形影彼六經之道夫豈不明而諸子之談亦寧無見顧恐萬幾之弗暇願摭一得而少裨雖未能如賈山之至言或亦可方陸生之新語善可循而惡可戒情狀具在目前亂有始而治有原儀刑視諸掌上公私具燭光涵陽德之精幽隱畢陳寒照陰邪之膽葢華封之祝未罄於三而魏徵所亡聊獻其一若陛下能自得師或亦可近取諸此視遠亦維明矣反觀無不瞭然

誠使不蔽於私自當明見萬里終能益磨以義固將洞察纖毫維兹昧爽所需用為緝熈之助伏願時賜披閱無使遂掩塵埃宜監於殷勵周宣之明發顧諟天命效成湯之日新永惟丕顯之昭昭庶識微衷之耿耿月臨日照帝德運於光天嶽峙川流聖壽同於厚地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述千秋金鑑録隨表上進以聞

策五道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功大者樂備治徧者禮具而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也自漢而下禮樂日衰既不能祖述憲章以復三代之舊制則亦不過苟且因循以承近世之陋習而已蓋有位無德固宜其然也惟我太祖太宗以聖人在天子之位故其制作之隆卓然千古誠有不相沿襲者獨其廣大淵微有非世儒所能測識耳夫合九廟而同堂其有做於古乎一郊社

而並祭其有見於經乎聲容之為備而郊祭之舞去干戚以為容雅頌之為美而燕享之樂屬教坊以司頌是皆三代所未聞而創為之者然而治化之隆超然於三代之上則其間固宜自有考諸三王而不謬者而非聖人其孰能知之夫魯吾夫子之鄉而先王之禮樂在焉夫子之言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斯固魯人之所世守也諸士子必能明言之

聖人之制禮樂非直為觀美而已也固將因人情以為之節文而因以移風易俗也夫禮樂之說亦多端矣而其大意不過因人情以為之節文是以禮樂之制雖有古今之異而禮樂之情則無古今之殊傳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夫鐘鼓管磬羽籥干戚者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者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者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者禮之文也夫所謂禮樂之情者

豈徒在於鐘鼓干戚簠簋制度之間而已耶豈徒在於屈伸綴兆升降周旋之間而已耶後世之言禮樂者不本其情而致詳於形器之末是以論明堂則惑於呂氏考工之說議郊廟而局於鄭氏王肅之學鐘呂紛爭於秬黍而尺度牽泥於周天紛紛藉藉卒無一定之見而禮樂亦因愈以廢墜是豈知禮樂之大端不過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乎傳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孟子曰今之樂猶古

之樂也今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即夫人心之安焉作樂於此而使聞之者欣欣然有喜色焉則雖義起之禮世俗之樂其亦何異於古乎使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大拂乎人之情作樂於此而聞之者疾首蹙頞而相告也則雖折旋周禮而戛擊咸韶其亦何補於治乎即是說而充之則執事之所以下詢者雖九廟異制可也合而同堂亦可也郊社異地可也一而並祭亦可也聲容之備固善矣而苟有未備焉似亦無傷也雅頌之純固美矣

而茍有未純焉或亦無患也嗚呼此我太祖太宗之所以為作者之聖而有以深識夫禮樂之情者歟竊嘗伏觀祖宗之治化功德蕩蕩巍巍蟠極天地之外真有以超越三代而媲美於唐虞者使非禮樂之盡善盡美其亦何以能致若是乎草莽之臣心亦能知其大而口莫能言之故嘗以為天下之人茍未能知我祖宗治化功德之隆則於禮樂之盛固宜其有所未識矣雖然先王之制則亦不可以不講也祭法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益以文武世室而為九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各擅一廟之尊而昭穆不紊焉則周制也郊社之禮天尊而地卑郊以大報天而社以神地道故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不並祭久矣祭天之用樂則呂氏月令以仲夏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鐘磬柷敔而用盛樂以大雩帝則祭天之樂有干戚戈羽矣子夏告魏文侯以古樂以為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

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而所謂及優侏儒者謂之新樂夫國家郊廟之禮雖以義起固亦不害其為協諸義而協矣雖然豈若協於義而合於古之為尤善乎國家祀享之樂雖不效古固亦不害其為因人情而為之飾矣雖然豈若因人情而又合於古之尤善乎昔者成周之禮樂至周公而始備其於文武之制過者損之不及者益焉而後合於大中至正此周公所以為善繼善述而以達孝稱也儒生稽古之談固未

免於拘滯所敢肆其狂言則恃有善繼善述之聖天子在上也

問佛老為天下害已非一日天下之訟言攻之者亦非一人矣而卒不能去豈其道之不可去耶抑去之而不得其道耶將遂不去其亦不足以為天下之患耶夫今之所謂佛老者鄙穢淺劣其妄初非難見而程子乃以為比之楊墨尤為近理豈其始固自有說而今之所習者又其糟

粕之餘歟佛氏之傳經傳無所考至於老子則
孔子之所從問禮者也孔子與之同時未嘗一
言攻其非而後世乃排之不置此又何歟夫楊
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則誠非道矣比之後世
貪冒無恥放於利而行者不有間乎而孟子以
爲無父無君至比於禽獸然則韓愈以爲佛老
之害甚於楊墨者其將何所比乎抑不知今之
時而有兼愛爲我者焉其亦在所闢乎其將在

所取乎今之時不見有所謂楊墨者則其患止於佛老矣不知佛老之外尚有可患者乎其無可患者乎夫言其是而不知其所以是議其非而不識其所以非同然一辭而以和於人者吾甚恥之故願諸君之深辨之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嗚呼道

一也而人有知愚賢不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弊而異端之所從起歟然則天下之攻異端者亦先明夫子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將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為異端而彼亦將以我為異端譬之穴中之鬭鼠是非孰從而辨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於存養慎獨之微而終之以化育參賛之大行之於日用常行之間而達之於國家天下之遠人不得焉不可以為人而物不得焉不可以為物猶之水火菽帛而不可一日

缺焉者也然而異端者乃至與之抗立而為三則亦道之不明者之罪矣道苟不明苟不過焉即不及焉過與不及皆不得夫中道者也則亦異端而已矣而何以攻彼為哉今夫二氏之說其始亦非欲以亂天下也而卒以亂天下則是為之徒者之罪也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於二氏之惑則亦為之徒者之罪也何以言之佛氏吾不得而知矣至於老子則以知禮聞而吾夫子所嘗問禮則其為人要亦非庸下者其脩

身養性以求合於道初亦豈甚乖於夫子乎獨其專於為己而無意於天下國家然後與吾夫子之格致誠正而達之於脩齊治平者有不同耳是其為心也以為吾仁矣則天下之不仁吾不知可也吾義矣則天下之不義吾不知可也居其實而去其名歛其器而不示之用置其心於都無較計之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較計動於其心此其為念固亦非有害於天下者而亦豈知其弊之一至於此乎今夫夫子之道過者可以俯而就不肖

者可以企而及是誠行之萬世而無獘矣然而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子弓之後有荀況荀況之後為李斯葢亦不能以無獘則亦豈吾夫子之道使然哉故夫善學之則雖老氏之説無益於天下而亦可以無害於天下不善學之則雖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以無獘也今天下之患則莫大於貪鄙以為同冒進而無恥貪鄙為同者曰吾夫子固無可無不可也冒進無恥者曰吾夫子固汲汲於行道也嗟乎吾以吾夫子之

道以為奸則彼亦以其師之說而為奸顧亦奚為其不可哉今之二氏之徒苦空其行而虛幻其說者既已不得其原矣然彼以其苦空而吾以其貪鄙彼以其虛幻而吾以其冒進如是而攻焉彼既有辭矣而何以服其心乎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今不皇皇焉自攻其獘以求明吾夫子之道而徒以攻二氏為心亦見其不知本也夫生復言之執事以攻二氏為問而生切切於自攻者夫豈不喻執事之旨哉春秋之

道責己嚴而待人恕吾夫子之訓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夫二氏與楊墨之非則孟子闢之於前韓歐諸子闢之於後而豈復俟於言乎哉執事以為夫子未嘗攻老氏則夫子葢嘗攻之矣曰鄉愿德之賊也葢鄉愿之同乎流俗而合乎汙世即老氏之所謂和其光而同其塵者也和光同塵之說葢老氏之徒為之者而老氏亦有以啓之故吾夫子之攻鄉愿非攻老氏也攻鄉愿之學老氏而又失之也後世談老氏者皆出於鄉愿故曰夫

子盖嘗攻之也

問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諸君皆志伊學顏者請遂以二君之事質之夫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也固將終身爾矣湯之聘幣三往而始幡然以起是豈苟焉者而後世至以為割烹要湯斯固孟子已有明辯至於桀則固未嘗以幣聘尹也而自往就之至再至五昔人謂其急於生人而往速其功

也果爾其不類於以割烹要之歟顏淵之學於孔子也其詳且要無有過於四勿之訓茲四言者今之初學之士皆自以為能知而孔門之徒以千數其最下者宜其猶愈於今之人也何獨惟顏子而後可以語此乎至於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此尤孔子之所深嘉屢嘆而稱以為賢者而昔之人乃以為哲人之細事將無類於今之初學自謂能知四勿之訓者乎夫尹也以湯

之聖則三聘而始往以桀之虐則五就而不辭顏之四勿孔門之徒所未聞而今之初學自以為能識簞瓢之樂孔子以為難而昔人以為易也茲豈無其說乎不然則伊尹之志荒而顏子之學淺矣

求古人之志者必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辨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此伊尹之志顏子之學所以未易於窺測也嘗觀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固將終其身於畎畝雖禄之以天下有弗顧者其後感成湯三聘之勤而始憣然以起是誠甚不易矣而戰國之士猶以為割烹要湯向非孟氏之辯則千載之下孰從而知其説之妄乎至於五就桀之説則尚有可疑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夫尹以庶人而往役於桀可也以行道而往就於桀不可也尹於成湯之聖猶必待其三聘者以為身不可辱而道不可枉也使尹不俟桀之聘而自往

則其辱身枉道也甚矣而何以為伊尹乎使尹之心以為湯雖聖臣也桀雖虐君也而就之則既以為君矣又可從而伐之乎桀之暴虐天下無不知者彼罝成湯之聖而弗用尚何有於伊尹使尹不知而就之是不知也知而就之是不明也就之而復伐之是不忠也三者無一可而謂伊尹為之乎柳宗元以為伊尹之五就桀是大人之欲速其功且曰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大於五就桀蘇子瞻譏之以為宗元欲以

此自解其從叔文之非可謂得其心矣然五就之說孟子亦嘗言之而説者以為尹之就桀湯進之也則尹惟知以湯之心為心而已是在聖人固必自有以處此而愚以為雖誠有之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耳不然吾未見其不為反覆悖亂之歸也至於顔子四勿之訓此蓋聖賢心學之大有未易以言者彼其自謂能知則譬之越南冀北孰不知越之為南而冀之為北至其道里之曲折險易自非所嘗經歷莫從而識之也今以

四勿而詢人則誠未見其有不知者及究其所謂非禮則又莫不啞然而無以為答也今夫天下之事固有似禮而非禮者矣亦有似非禮而實為禮者矣其纖悉毫釐至於不可勝計使非盡格天下之物而盡窮天下之理則其疑似幾微之間孰能決然而無所惑哉夫於所謂非禮者既有未辨而斷然欲以之勿視聽言動是亦告子之所謂不得於言而勿求於心耳其何以能克己復禮而為仁哉夫惟顏子博約之功已盡於平日而其

明睿所照既已略無纖芥之疑故於事至物來天理人欲不待擬議而已判然然後行之勇決而無疑滯此正所謂有至明以察其幾有至健以致其決者也孔門之徒自子貢之穎悟不能無疑於一貫則四勿之訓宜乎惟顏子之得聞也若夫簞瓢之樂則顏子之賢盡在於此蓋其所得之深者周子嘗令二程尋之則既知其難矣惟韓退之以為顏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則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願以為哲人之細事初若無所難者是蓋

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盖簞瓢之樂其要在於窮理其功始於慎獨能窮理故能擇乎中庸而復禮以為仁能慎獨故能克已不貳過而至於三月不違盖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以内省不疚仰不愧俯不怍而心廣體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學言誠正而弗及格致則窮理慎獨之功正其所大缺則於顏子之樂宜其得之淺矣嗟乎志伊尹之志也然後能知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也然後能知顏子之學生亦何能與於此

哉顧其平日亦有所不敢自暴自棄而心融神會之餘似亦微有所見而執事今日之問又適有相感發者是以輙妄言之幸執事不以為僭而教之也

問風俗之美惡天下之治忽關焉自漢以來風俗之變而日下也猶江河之日趨於海也不知其猶可挽而復之古乎將遂往而不返也孔子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而說者以為二國之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也有難易夫風

俗之在三代也不知其凡幾變矣而始為漢其在漢也又不知其凡幾變矣而始為唐為宋就使屢變而上焉不過為漢而止耳為唐而止耳而何以能遂復於三代乎今之風俗則賈誼之所太息者有之矣皇上之德過於漢文諸士茍有賈生之談焉固所喜聞而樂道也

天下之患莫大於風俗之頽靡而不覺夫風俗之頽靡而不覺也譬之潦水之赴壑浸淫泛濫其始若無所患

而既其末也奔馳潰決忽焉不終朝而就竭是以甲兵雖强土地雖廣財賦雖盛邉境雖寧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為則風俗之頹靡實有以致之古之善治天下者未嘗不以風俗為首務武王勝殷未及下車而封黄帝堯舜之後下車而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閭當是時也拯溺救焚之政未暇悉布而先汲汲於為是者誠以天下風俗之所關而將以作興其篤厚忠貞之氣也故周之富强不如秦廣大不如漢而延世至

於八百年者豈非風俗之美致然歟今天下之風俗則誠有可慮者而莫能明言之何者西漢之末其風俗失之懦東漢之末其風俗失之激晉失之虚唐失之靡是皆有可言者也若夫今之風俗謂之懦則復類於悍也謂之激則復類於同也謂之虚則復類於瑣而謂之靡則復類於鄙也是皆有可慮之實而無可狀之名者也生固亦有見焉而又有所未敢言也雖然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位於此而不直是無所用其直矣請遂言之

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閹然媚於世者是鄉原也葢今風俗之患在於務流通而薄忠信貴進取而賤廉潔重儇狡而輕朴直議文法而略道義論形迹而遺心術尚和同而鄙狷介若是者其浸淫習染既非一日則天下之人固已相忘於其間而不覺驟而語之若不足以為患而天下之患終必自此而起泛而觀之若無與

於鄉愿而徐而察之則其不相類者幾希矣愚以為欲變是也則莫若就其所藐者而振作之何也今之所薄者忠信也必從而重之所賤者廉潔也必從而貴之所輕者朴直也必從而重之所遺者心術也必從而論之所鄙者狷介也必從而尚之然而今之議者必以為是數者未嘗不振作之也則亦不思之過矣大抵聞人之言不能平心易氣而先横不然之念未有能見其實然者也夫謂是數者之未嘗不振作之也則夫今之所務

者果忠信歟果流通歟所貴者果進取歟果廉潔歟其餘者亦皆以是而思之然後見其所謂振作之者盖亦其名而實有不然矣今之議者必且以為何以能得其忠信廉潔之實而振作之則愚以為郭隗之事斷亦可見也為人上者獨患無其誠耳苟誠心於振作吾見天下未有不翕然而向風者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敦薄夫寛夫夷惠之風所

以能使人聞於千載之下而興起者誠焉而已耳今曰吾將以忠信廉潔振作天下而中心有弗然焉則夫鄉愿之所謂居之似忠信而行之似廉潔者固亦未嘗無也

問明於當世之務者惟豪傑為然今取士於科舉雖未免於記誦文辭之間然有司之意固惟豪傑是求也非不能鈎深索隱以探諸士之博覽然所以待之淺矣故願相與備論當世之務夫

官冗矣而事益不治其將何以釐之賦繁矣而財愈不給其將何以平之建屏滿於天下而賦祿日增勢將不掉其將何以處之清戎遍於海內而行伍日耗其將何以籌之蝗旱相仍流離載道其將何以拯之獄訟煩滋盜賊昌熾其將何以息之勢家侵利人情怨咨何以裁之外寇窺竊邉鄙未寧何以攘之凡此數者皆當今之急務而非迂儒曲士之所能及也願聞其說

執事詢當世之務而以豪傑望於諸生誠汗顏悚息懼無以當執事之待然執事之問則不可虛也生敢無辭以對蓋天下之患莫大於紀綱之不振而執事之所問者未及也夫自古紀綱之不振由於為君者垂拱宴安於上而為臣者玩習懈弛於下今朝廷出片紙以號召天下而百司庶府莫不震慄悚懼不可謂紀綱之不振然而下之所以應其上者不過簿書文墨之間而無有於貞固忠誠之實譬之一人之身言貌動止皆如其常

而神氣恍然若有不相攝者則於險阻煩難必有不任其勞矣而何以成天下之亹亹哉故愚以為當今之務莫大於振肅紀綱而後天下之治可從而理也是以先進紀綱之説而後及執事之問夫官冗而事不治者其弊有三朝廷之所以鼓舞天下而奔走豪傑者名器而已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者不能慎惜而至或加之於闒茸憸邪之輩又使列於賢士大夫之上有志之士吾知其不能與之齒矣此豪傑之所以解體而

事之所以不治者名器之太濫也至於陞授之際不論其才之堪否而槩以年月名次之先後為序使天下之人皆有必得之心而無不可為之慮又一事特設一官或二人而共理一職十羊九牧徒益紛擾至於邉遠疲弊之地宜簡賢能特加撫緝功成績著則優其遷擢以示崇奬有志之士宜亦無不樂為者而乃反委之於庸劣遂使日益凋瘵則是選用太忽之過也天下之治莫急守令而令之於民尤為切近昔漢文之時為吏者長

子孫居官以職為氏今者徒據紙上之功績亟於行取而責效於二三年之間彼為守令者因是亦莫不汲汲於求去而莫有誠確久遠之圖此則求效太速之使然耳賦繁而財不給者此無益之費多而冗食之徒衆也去是二者而又均一天下之賦使每郡各計其所入之數而均之於田不得有官民三則之異則詭射之弊息而賦亦稍平矣至於建屏之議尤為當今之切務而天下之人莫敢言者欲求善後之策則在於朝廷之上心

於繼志而不以更改為罪建議之臣心於為國而不以獲罪自阻然後可以議此不然雖論無益矣蓋昔者漢之諸侯皆封以土地故其患在强大而不分分則易弱矣今之藩國皆給以食祿故其患在衆多而不合合則易辦矣然鼂錯一言而首領不保天下雖悲錯之以忠受戮其誰復敢言乎清戎之要在於因地利而順人情蓋南人之習於南而北人之習於北是謂地利南之不安於北而北之不安於南是謂人情今以其清而已得

者就籍之於其本土而以其清而不得者之糧餽輸之於邉募驍勇以實塞下或亦兩得之矣蝗旱相仍而流離載道者官冗而事益不治之所致也獄訟繁滋而盜賊昌熾者賦繁而財愈不給之所起也勢家侵利而人情怨咨則在於制之以禮而一轉移於向背之間而已昔田蚡請考工地以益宅武帝怒曰何不遂取武庫蚡懼而退夫以田蚡之横而武帝一言不敢復縱況未及蚡者誠有以禁戒懲飭之其亦何敢肆無忌憚也哉胡

戎窺竊而邉鄙未寧則在於備之不預而畏之太深之過也夫戎虜之患旣深且久足可爲鑒矣而當今之士苟遇邉報稍寧則皆以爲不復有事觧嚴弛備恬然相安以苟歳月而所謂選將練兵蓄財養士者一切置之度外縱一行焉亦不過取具簿書而實無有於汲汲皇皇之意及其一旦有事則倉黄失措若不能以終日盖古之善御戎狄者平居無怠忽苟且之心故臨事無紛張繆戾之患兢惕以備之談笑以處之此所以爲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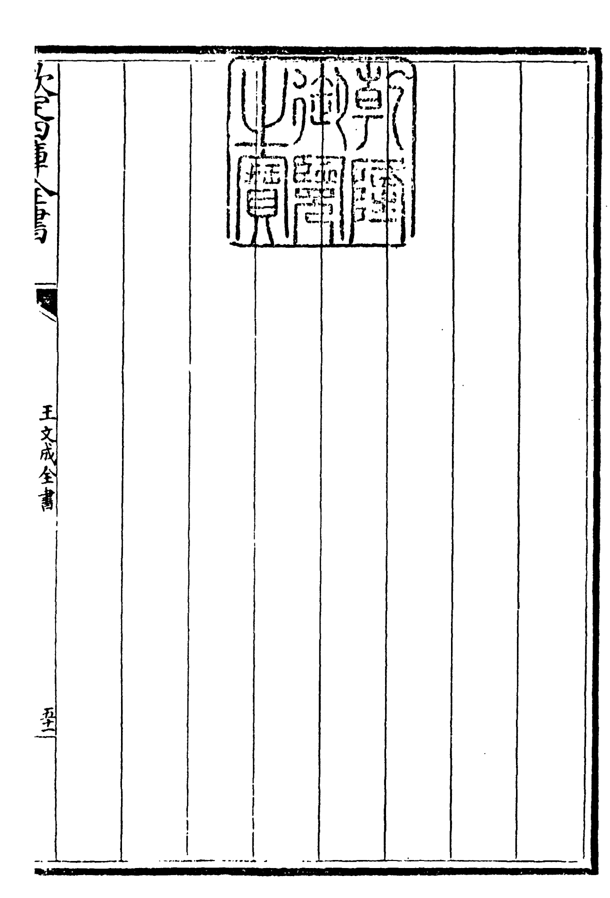
若夫制御之策則古今之論詳矣在當事者擇而處之生不能別為之説也夫執事之所以求士者不專於記誦文辭之間故諸生之文亦往往出於科舉之外惟其説之或有足取則執事幸採擇之

山東鄉試録後序

弘治甲子秋八月甲申山東鄉試録成考試官刑部主事王守仁既序諸首簡所以紀試事者慎且詳矣鼎承乏執事後有不容無一言以申告登名諸君子者夫山

東天下之巨藩也南峙泰岱為五嶽之宗東滙滄海會百川之流吾夫子以道德之師鍾靈毓秀挺生於數千載之上是皆窮天地亘古今超然而獨盛焉者也然陟泰岱則知其高觀滄海則知其大生長夫子之邦宜於其道之高且大者有聞焉斯不愧為邦之人矣諸君子登名是録者其亦有聞乎哉夫自始學焉讀其書聚而為論辯發而為文詞至於今資藉以陷尺寸之進而方來未已者皆夫子之緒餘也獨於道未之聞是固學者

之通患不特是邦為然也然海與岱天下知其高且大也見之真而聞之熟必自東人始其於道則亦宜若是焉可也且道豈越乎所讀之書與所論辯而文詞之者哉理氣有精粗言行有難易窮達有從違此道之所以鮮聞也夫海岱云者形勝也夫子之道德也者根本也雖若相參並立於天地間其所以為盛則又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矣鼎實陋於聞道幸以文墨從事此邦冀其所録之士有是人也故列東藩之盛樂為天下道之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一下